

## 第二章

---

新思維與世界局勢



蘇聯社會生活多層面的改造，固然由於深刻的內在原因所引起。但是，從一開始，這種改造就與國際背景有密切的關係。西方經濟發展的活力、高級科技的進步以及資訊科學的突飛猛進，加速凸顯了蘇聯政治、社會、經濟體制的先天缺陷，使蘇聯的經濟停滯更加難以容忍，也使蘇聯的改革成爲迫不及待的大業。否則，下一個世紀一開始，蘇聯就可能成爲落後的國家。

從另一方面看，蘇聯欲改革順利進行，必須有和平和安定的國際環境。客觀的說，國際局勢的動亂、東西關係的緊張，蘇聯的對外政策與活動應負相當大的責任。解鈴還是繫鈴人，蘇聯對外政策與對外行爲若不先作徹底的改變，國際局勢是不可能有的質新的變化。戈巴契夫及其對外交策劃的同僚們有鑒於此，乃提出「新政治思維」這個概念（簡稱「新思維」），作爲蘇聯外交改革的理論基礎。

根據這個新思維，蘇聯對外政策出現了嶄新的面貌。國際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新的國際政治秩序與經濟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我們這個世界將可能以全新的面貌跨進第二十一世紀。

因此，本章擬簡介戈巴契夫的新思維，以及其對世界的影響。

## 一、新政治思維

一九八六年一月，戈巴契夫在蘇聯共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首先提出，在當前的世界局勢中，一個國家或一個國家集團已經不能解決全人類與全球問題。必須由大多數國家作全球性的合作，作建設性的協調。在新的國際形勢中，各國間相互依賴性日益強化。

戈巴契夫對世界局勢提出了他的原則性看法。第一，單靠軍事裝備已不能確保一國的防衛；維護國家安全已逐漸成爲一項政治任務。第二，在蘇聯與美國關係中，安全必須是相互的；就世界關係言，安全必須是全面的。第三，蘇聯依然認爲美國是「軍國主義的火車頭」，但是也承認「這個偉大國家的利益」。第四，世界正處於急遽的轉變過程中，誰也沒有能力使現狀永恒不變。

在新的國際條件下，任何國家想贏得軍備競賽乃至一場核子戰爭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戈巴契夫認爲，總有一天，政治家的理智將無能爲力。易言之，如果世界軍備競賽不停止，即使達到真正的核子軍備「平衡」，也不能抑制核子戰爭。真正的對等安全是維持最低限度的平衡，而不是最高限度。

一九八七年，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概念已漸漸趨於成熟。他寫成了一本書，書名是「改造與對我國和世界的新思維」。該書出版後，廣受注目，不久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在書中，戈巴契夫說，今天的全球問題（如生態與資源等）日益惡化，資訊技術突飛猛晉；有發展的機會，也有貧窮落後的事實，人類應該努力防止核子戰爭，因為核戰一旦發生，地球上將不會有生物。不過，他說，今天是一個複雜世界，但是並不是一個絕望的世界。

戈巴契夫強調，面對今天的國際形勢，人們必須以新的方式來思考（新思維），明天可能太晚，後天永遠不會降臨。

戈著所陳述的「新思維」包括下列幾個要點：

1. 核子戰爭不是贏得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目標的手段，必須放棄傳統的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觀點。克勞什塞維茲所說的「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僅手段不同而已」，業已過時。在當前的情勢下，安全不可能單靠軍事而得確保。

2. 新思維的定理是，各國的「安全不可分割」，或是大家平等安全，或是大家都無安全。

3. 軍事思想的本質應該改變，使成爲絕對的「防衛性軍事思想」。

4. 全球安全的基礎是，承認各國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發展道路，他國不得干與。

5. 各國應協同解決核子戰爭威脅、世界經濟及經濟發展等問題。

戈氏指出，核子武器的出現使國際上的階級對抗出現了客觀的限制。同此，蘇聯共產黨對戰爭與革命的相互關係已經有了新的看法。從前蘇共認爲，戰爭可以引發革命；現在則認爲，此種因果關係已經消失。蘇聯不再輸出革命；革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

## 二、外交新概念

戈巴契夫在自己的著作中聲言，蘇聯已經以新的方式處理對外事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話」。同時，他說，蘇聯今後在國際事務中，將信守誠實與公開原則，明暗一致。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發表演說，在國際論壇上，向全世界宣告蘇聯的外交概念，其要點如左：

1. 世界已不同於往昔，而且在不斷變化之中。核子武器的出現是這一變化的基本因素和特性。武力有它的絕對的限制，人類如何自保已成為日益需要的問題，世界秩序民主化的構想已成為強大的社會政治動力。科技革命已使經濟、糧食、能源、生態、資訊及人口等成為世界性問題。

2. 閉關自守的社會已經不易存在。戈巴契夫認為，由於最新的通訊、資訊及運輸工具的出現，國際交往業已簡化，封閉式的社會難以維持，國際合作已成為共同安全的主要因素。世界經濟已成為單一的有機體，因此需要建立國際勞動分工的新結構。

3. 新的現實正在改變著世界。在國際事務中，舊的歧見與矛盾已經弱化，但是新的歧見與矛盾將出現。因此，戈巴契夫呼籲，必須放棄印版式的與業已老化的觀點，必須放棄幻想。當今，最偉大的哲學就是試圖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如何使人類生活更幸福、更公正和更安

全。

4. 尋求全人類的共識，向新的世界秩序邁進。戈巴契夫說，唯有如此，世界才會繼續進步。人類必須合作，也就是「共同創造」與「一齊發展」。為解決世界問題，各國需相互合作，捐棄意識形態的差異。

5. 武力或武力威脅已不再是外交手段。在當前的局勢中，武力尤其是核子武力不應再被用為達成外交目的的工具。一個國家軍力的增長已經不能使一個強權無敵。相反的，僅依賴武力將削弱國家安全。

6. 倡導「選擇的自由」。即是，各國人民對自己的制度有選擇的自由。戈巴契夫強調，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原則，沒有任何例外。也就是，各國對自己社會發展的道路可以自由選擇，別國不得加以干涉。因此，在國際關係上應「非意識形態化」，否則各個國際問題將難以解決。

此外，戈巴契夫主張，在未來的國際問題上，聯合國應扮演更大的、更重要的角色。以往，在很長時期內，聯合國似乎變成了政治戰與宣傳戰的戰場。他認為，聯合國在其職能內，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例如，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生態、人道等問題。目前，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外債問題。聯合國在這方面應發揮作用。聯合國在解決區域衝突上已發生相當作用，以後還可以進一步努力。

戈巴契夫在聯合國，也提出了「國際關係民主化」問題。他建議，國際問題應由世界社會全體成員決定。同時，國際關係應該人道化，使其反映各國人民的真正利益，並為人類共

同安全服務。

### 三、戰略思想的更新

蘇聯傳統的安全概念是追求「絕對的安全」。以往，蘇聯國家安全的目標是擴張其軍事力量與政治影響力，並設法控制更多的鄰國土地，以削弱未來的敵對者。這種安全概念自然產生了一種具有攻擊性的、向外侵略的戰略思想。

這種戰略思想要求，蘇聯的戰略力量與戰略計畫應全力確保國家的生存；如果嚇阻手段失效，蘇聯應有擊敗其主要敵人的軍事力量。因此，以往蘇聯武裝力量的部署，其目的在把任何衝突引進敵國的領土，在蘇聯鄰近的戰場上，擊敗敵人並占領其領土。

多年來，蘇聯遵循前述的戰略思想，消耗大量的資源，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蘇聯雖然建立起巨大的軍事力量，但是面對西方的技術挑戰，不易維持與美國相等的軍事水平。另一方面，蘇聯軍事力量雖然增長，而其政治影響力並未相應提升，反而使其經濟成長停滯，工業技術遠遠落在世界水平之下。因此，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完全更新了蘇聯的安全概念。這個新的安全概念的要點如左：

——防衛戰略是蘇聯軍事思想的一個基本部分；

——非戰（包括核子戰）是政治的理性延長；無意引起的核戰與故意引起的核戰同樣有



可能，而且無意核戰的可能大於故意的；

——為增進安全，政治手段比軍事技術更有效；

——安全是相互的，蘇聯不能藉降低他國的安全而提升自己的安全；

——「合理的足夠」是蘇聯未來發展武裝力量的基礎；

——蘇聯的軍事戰略應奠基於「防衛性的，非挑戰性的防衛」，而不是「攻擊力量與作戰」。

基於前述的安全概念，蘇聯提出了「防衛性軍事思想」以取代傳統的攻擊性軍事思想。

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華沙公約組織國家高峰會議上，戈巴契夫公布了這個「軍事思想」，其基本原則包括：

——如未受到攻擊，將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聯盟採取軍事行動；

——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

——不對任何國家有領土要求；

——不視任何國家、任何人民為敵人；

——維持最低水平的軍事力量，以足夠擊退任何外來侵略為原則；

——維持戰略以防突襲；

——武力不超過實際需要。

根據防衛性的軍事思想，蘇聯未來的軍事力量以足夠擊退侵略為限，但不足以進行政擊

行動。按照舊思維，在安全問題上相信「愈多愈好」；在軍事力量上要求凌駕於敵國。防衛性軍事思想則要求「合理的足夠」，以政治為主要手段解決國家安全問題，軍事力量只在最惡劣的情況下，抵抗任何攻擊、驅逐敵人即已足夠。蘇聯學者認為，軍事力量達到合理足夠的水平之後，其邊際軍力的增加將需付出更大的代價，而這些邊際軍力的增加對國家純軍事能力的增加卻愈來愈小。

蘇聯的軍事結構正根據新的安全概念與戰略思想進行改造，其改造的主要方向：

1. 進行全面國防改造，特別是武裝力量方面，嚴格配合防衛性軍事思想與「合理足夠原則」。

2. 以集約化的、重品質的途徑，取代重數量的、粗放的途徑以執行國防任務。

3. 軍事生活實施全面的與深刻的民主化。

## 四、外交工作的改造

爲了在蘇聯對外政策中落實新思維的原則，蘇聯外交活動必須多方面的改造。首先必須大幅提升外交活動的積極性與效率，更新談判的態度，尋求新的途徑以解決積累衆多的問題，改變國內外外交機構的工作形式與作風，完善內部結構。

一九八六年五月，蘇聯外交部舉行了一次駐外使節會議，討論有關這些方面的具體任務。

戈巴契夫親自參加了這項會議。在對外政策與外交方面，他原則性地提出了新的任務，定出了明顯的取向。

首先，蘇聯在外交問題上放棄了在小圈子內密商並作決策的舊規。凡是重大的問題，先由每週舉行的副部長會議討論，再由定期舉行的「外交部委員會」決定。蘇聯外交部鼓勵所有的同仁，不論其地位與階級，主動提出建議。

以往，蘇聯駐外代表僅扮演一個執行指令者的角色，現則已成為蘇聯對外政策方針積極的傳導者，尋求政治對話、相互支持與合作的方式。在資訊傳達上，力求客觀，去掉意識形態的色彩。

蘇聯外交部在落實新思維方面最重要的方針之一就是，加強對外政策的科學基礎，有效運用國內外科學潛能。爲了確保外交人員與科學保持經常的聯繫，蘇聯外交部設立了一個「科學協調中心」。從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年中期，蘇聯外交部舉行了六十場討論會和研討會，延請學者參加，討論最迫切的對外政策與國際關係問題。在一九八八年，蘇聯外交部舉行一次特大規模的科學與實踐會議，會議的名稱是「蘇共十九次黨代會：對外政策與外交」，與會者將近一千人，包括大使、部門首長、傑出學者、文化活動家及新聞記者。

蘇聯外交部爲配合改造任務，採取了改善外交部及駐外機構的措施。例如，把原有的遠東第一司、第二司及東南亞司改爲「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東南國協局」、「太平洋合作局」，新成立「裁軍問題局」、「新聞局」及「人道與文化聯繫局」。在外交部之下的各局、司，

成立了經濟與法律科。一九八九年，外交部新成立「最高蘇維埃及國會間聯絡司」、「蘇聯加盟共和國連絡司」。

外交部也在進行認真的幹部改革工作，以更新和改善幹部陣容，提高外交人員的專業知識與能力。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內，蘇聯外交部領導環節的幹部，百分之七十五已經更新，其中九名副部長，四分之三的駐外大使，三分之二的總領事。這一新陳代謝的工作將不斷推行；同時，也建立了外交工作審核制度。

至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為止，蘇聯外交部內部的工作人員共有三千七百三十七人，大約一半是外交工作人員，一半為辦公、行政技術人員。國外工作人員共有九千零三十八人。蘇聯共有二百零六個駐外辦事處，其中一百二十四個大使館，六個國際組織常設代表處，六十八個總領事館，六個領事館及六個領事辦事處。國外工作人員中，百分之四十是外交人員。高級外交人員（特任全權大使及特任全權公使）共有五百十九人。

## 五、國際緊張的緩和

一九八五年三月戈巴契夫上台時，美蘇處於第二次「冷戰」中，東方與西方的緊張關係依然存在。蘇聯的新政治領袖爲了配合國內加速經濟發展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決心以務實的態度改善對外關係，以創造安定的和平的國際環境。

首先，他全力改善美蘇關係。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戈巴契夫與美國總統在日內瓦舉行了第一次高峰會晤。此次高峰會議並沒有解決任何實質問題，但是美蘇之間的氣氛已獲得改善。兩國領袖共同承認，雙方的社會制度的不同，對國際問題的看法也有差異，但都有意改善關係。

當時，美蘇之間的主要爭議在武器談判上。這個問題分三個部分：戰略武器，中程飛彈，以及「星戰計畫」。起初，蘇聯堅持成套處理。後經戈巴契夫不斷作出讓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戈巴契夫途經倫敦抵達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簽署了「蘇、美關於銷毀中程與較近程飛彈條約」（簡稱「中程核約」）。

美蘇協議銷毀的中近程核子武器只占雙方庫存核子武器的百分之五，但是中程核約不僅意義重大，而且影響深遠。第一，這是蘇美間首次通過條約完全銷毀兩類武器，而非限制其製造而已。第二，蘇美雙方各放棄部分主權，容許對方隨時進入本國國境進行實地查證。這是雙方建立相互信任的起點。第三，這一條約不僅使蘇美關係獲得重大改善，而且使東西關係為之緩和，國際戰略布局也隨之發生變化。第四，促進蘇美間削減戰略攻擊性武器儘早獲得解決。第五，其他問題，如區域衝突也將較易處理。從此，蘇美兩國領袖不斷舉行高峰會議。

繼中程核約之後，雙方在一九九〇年五月底的兩國高峰會晤中，簽署了停止生產和銷毀化學武器、限制核試爆等多項協議。同時，雙方還就裁減戰略核子武器發表聯合聲明，在近

期內可能簽署條約。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華沙公約組織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二十二國領袖，簽署了「裁減歐洲傳統武器條約」，這是東西方裁武談判的又一突破。同時，他們簽署一個互不攻擊的宣言，並正式宣告冷戰的結束。稍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三十四國首腦簽署「新歐洲巴黎憲章」，宣布進入民主、和平與團結的時代。

目前，蘇美皆計畫，每年逐步降低軍事支出，裁減軍隊人數。

隨著蘇美關係的改善，尤其是雙方有意放棄對外干與政策，大部分區域衝突，皆能以政治談判代替軍事對抗，若干區域衝突已獲和解。

戈巴契夫在緩和國際緊張上的第二個主要目標是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一九八六年七月底，他在海參崴發表談話，表達了與中共改善關係的誠意與決心，特別是在中蘇邊界線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同意沿黑龍江及烏蘇里江的國界按照主航道或河流中心劃線，以往蘇聯堅持以該河流的中國境內的河岸線為界。

從此，雙方關係逐漸改善。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問北平，簽署聯合公報，正式宣告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完成，並恢復雙方黨與黨的關係。一九九〇年四月，中共總理李鵬訪問莫斯科，一下子簽署六個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中蘇兩國關於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的協定」。

在協定中雙方表示，他們將相互堅守不使用武力威脅原則。雙方將在相互平等安全原則的基礎上，把邊境的軍事力量減至最低水平；同時，採取措施使部署在邊境地區的軍隊，只

能執行防衛任務，而無力進行突襲或攻擊作戰。他們認為，這些措施不僅可確保邊境的平靜和穩定，同時也是對加強亞太地區和全世界安定的重大貢獻。

一九九〇年內，國際緊張已經緩和，冷戰已告結束。

## 六、東歐共黨集團的消失

一九八九年四月，匈牙利國民會議決定，容許多黨制。這揭開了東歐民主化的序幕。

接著，波蘭共黨政府與團結工聯達成協議，容許團結工聯合法化，並定期舉行自由選舉。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大選中，波蘭團結工聯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兩個月之後，團結工聯領袖之一馬卓維契奉波蘭總統雅魯塞斯基之命組織聯合政府，成為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一個非共黨總理。

另一方面，「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匈共）於一九八九年十月，不僅更名為「社會主義黨」，宣布放棄馬列主義；而且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改名為「匈牙利共和國」。九月初，由於匈牙利不再阻止東德人民路過匈牙利經奧地利前往西德，引發了東德的難民潮，令東德當局束手無策；十月，任東德共黨總書記已逾十八年的昂涅克被迫下台，由克倫茲接任。

東德共黨新任領袖克倫茲在人民大眾的壓力下，放鬆了邊界管制，敲破了柏林圍牆；同時，開始實行改革。但是，他並未因此受到東德人民的擁戴。一九八九年底，東德共黨中央

全會決議，放棄共黨專政地位。一九九〇年三月，東德共黨在大選中慘敗，以東德基督民主黨爲主的保守聯盟獲勝。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保加利亞共黨總書記日夫可夫結束了三十五年的獨裁統治，由原任外交部長姆拉吉姆夫繼任。十二月，保共中央全會決議，放棄其在政府與社會中的領導地位，接受多黨民主體制的原則，恢復宗教自由。

同時，捷克共黨總書記雅什克被罷黜，由溫和派領袖烏班尼克接任。十二月十日，捷克成立聯合政府；二十日，捷共召開緊急代表大會，廢除總書記職務，改稱主席，並選阿達麥茨爲主席；反對派領袖哈維爾當選捷克總統。

一九八九年底，羅馬尼亞人民大眾要求改革，在迪米梭阿拉地方舉行聲勢壯大的示威集會，羅共總書記齊奧賽斯庫下令血腥鎮壓；但是執行鎮壓的軍隊與警察倒戈，與民衆一起反抗暴政。齊氏夫婦倉皇逃亡，但終被逮捕，經祕密審判後處決。羅共領導階層組成「救國委員會」充當臨時政府，立即實施民主改革。

總之，在一九八九年內，尤其是下半年，民主化像一陣狂風席捲了東歐。蘇聯一手創立的、多年來苦心維持的東歐「社會主義大家庭」，剎那間土崩瓦解，煙消雲散。

東歐各國的變化過程或有不同之處，但是追求的目標卻是一致的，那就是，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

在一九九〇年中，東歐各國的民主化有長足的發展。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及



保加利亞等相繼舉行戰後以來的首次自由選舉。除了保共（已更名爲「社會黨」）尙能維持執政外，其餘皆由新興的、非共黨勢力所取代。在十一月間，保共也不得不下台。至此，東歐除南斯拉夫及阿爾巴尼亞外，已經完成「非共黨化」。

南斯拉夫聯邦政府雖然仍由共黨執政，但是其六個共和國中，四個已由非共黨執政。阿爾巴尼亞雖然仍由史達林主義派執政，但在新的情勢下，也不得不開放了改革與開放黨禁，邁出民主化的第一步。

## 七、國際政治趨向多極化

國際形勢正從兩極化體系向多極體系過渡。這裡所說的多極化並不是多角色的「極端化」，而是多元化，也就是兩個超級大國失去絕對的操縱力量。比較起來，兩極對抗容易發生國際緊張；國際政局多極化之後，各極不可能都是彼此對立。這種情況有利世界和平的維持，因此可稱之爲「合夥式的和平」。

促成國際政治多極化的因素甚多，當然蘇聯總統的新思維及其外交改革有相當大的作用。同時，也基於下列各項因素。

1. 美國國力的相對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數十年內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占領先地位。在七十年代內，軍事力量被蘇聯追上，形成粗略相等的形勢。在經濟方面，尤其在八

十年代內，群雄並起。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急遽下降，連年出現外貿逆差。八十年代初，美國尚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到八十年代中期，美國已淪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一九八九年底，美國的國債達三兆美元，外債達六千六百多億美元。在軍事上與政治上，美國雖然與蘇聯進行和解，降低軍備競賽速度；但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卻面對日本、歐洲的重大挑戰。

2. 蘇聯改革與東歐的巨變。蘇聯推行改革後，國內政治結構發生根本的變化。權力中心已逐漸轉移到蘇聯總統及蘇聯最高蘇維埃，同時，對各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削弱。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前，蘇聯經濟已經停滯不前，經過數年的改革，情況愈益惡化。一九九〇年入冬之後，食品與消費品的短缺情況更加嚴重。整個經濟成為負成長。至一九九〇年底，蘇聯國債將達四千六百億盧布（按官方匯率約值八千三百四十億美元）。近年來，蘇聯連年削減軍事經費，準備片面裁減五十萬大軍。可以想見，其軍事力量已大幅相對降低。

3. 日本的興起。日本已成為經濟超強，且有不斷上升趨勢。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九年，年平均實際經濟成長達百分之四·二；據估計，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〇年，可維持百分之四的年成長率。與此同時，日本積極謀求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地位；並建立與其國力相稱的軍事力量。最近四年來，日本國防費用連續突破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一的限額（每年增加百分之五以上）。一九九〇年的軍費約值二七八·四四億美元，僅次於美國與蘇聯。從種種跡象看，日本已不滿於其為美國忠實小伙伴的角色，正積極爭取扮演國際性角色。不久

前，日本海部首相說，今日的日美關係已超出了雙邊關係，已具有全球性伙伴關係，並對世界事務擔負責任。因此，在中東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事件中，日本政府曾試圖派軍人至波斯灣，雖因民間強烈反對而作罷，但暴露了日本的雄心壯志。基於同一原因，日本將會積極改善對蘇聯的關係，以擺脫一面倒向美國的形象。

4. 德國統一與西歐整合。一九九〇年內，東德與西德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完成了統一。東德雖然比不上西方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蘇聯「經濟互助委員會」集團中是一個最發達的國家。另一方面，西德是「歐洲共同體」中經濟實力最厚實的成員國家。統一後的德國，總人口達七千八百萬人；東、西德的勞動生產力皆相當高，假以時日，德國的興盛是可以預測的。同時，歐洲共同體將於一九九二年成立統一市場，使商品、勞務、人員、資本自由流通，形成經濟一體化。屆時，歐洲成爲一個單一的經濟體、統一的大市場，足與美、日相抗衡，蘇聯與中共更非其對手。

5. 中共的改革與開放。中國大陸雖然經濟落後，困難重重。但是，由於其人多地廣，深具發展潛力，且擁有龐大軍事力量。在已往，中共已經是「戰略三角關係」中的一角。今後，若能繼續實行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政策，仍是國際新布局中的主角之一。

新的國際政治秩序與經濟秩序正在形成中，其確實結構雖不易預知；但是可以確定，它將是一個多極的國際政治體系，至少五極，或者更多。

## 八、國際共產運動的沒落

二十世紀初，關於「十月革命」令人震撼的消息，由俄羅斯傳遍歐洲和全世界，意味著一個不同凡響的世紀的來臨。現在，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東歐不斷向西方傳出反抗共黨腐敗政權、反抗特權階級、反抗言論不自由的、令人振奮的新聞。東歐已經非共產化了。

社會主義陣營已經不復存在。

在東歐共產黨紛紛失勢的同時，人們也看到了西歐共黨情勢的下滑。在一九八九年中，西歐共黨黨員人數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以上。

西歐幾個最大的共產黨的情勢最嚴重。例如，在一九八九年內，義大利共產黨脫黨的黨員將近三十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十八至二十五歲的青年。一九七六年時，義大利共產黨在全國大選中的得票率為百分之三十四；一九八三年降為百分之二十九·九；一九八八年，只有百分之二一·九。這一傾向在一九九〇年五月義大利省級選舉中也顯現出來。

法國共產黨面臨的問題也相當複雜。一九九〇年中期，法國只剩下十五萬黨員，較幾年前少了一半。在一項問卷調查中，百分之四一·三的服務行業人員，百分之二十九的工人認為共產黨是「最令人厭惡的黨」。同時，有三分之二的中產階級、二分之一的工人，寧願有一個沒有容納共產黨員的政府。只有百分之八的受訪者認為，共產黨可以使法國社會變動更

加公正。

西班牙共產黨從一九八三年起就開始了改組的過程。在這段期間內，各個小派系已紛紛脫離共黨，但又出現了新的小組織。黨員人數的銳減及黨的聲望的下降，使西班牙共黨在國會中只剩下百分之四·六的席位。西班牙共黨已經不是一股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

英國共產黨在一九九〇年內又少了一千名黨員，現在只有六千名黨員；一九四八年黨員人數顛峰時達五萬六千名。

近來，比利時的共產黨聯盟在國會中已失去代表權。此外，奧地利、愛爾蘭、挪威及西德等共產黨，在最近大選中皆未獲得百分之一以上的選票，因此在全國性的政權機構內不能獲得任何代表權。

在世界其他各地的共產黨，處境也非常蕭條。例如，美國共產黨員的人數已減少一半，加拿大共黨黨員人數不足二千人。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澳大利亞共黨在一次臨時代表大會上，三分之二的代表主張，停止黨的一切活動。很可能，在一九九〇年底或一九九一年初，澳共可能正式宣布解散。中南美洲及亞洲、非洲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動力已明顯衰退。

國際共黨的理論刊物「世界馬克斯主義評論」(*World Marxist Review*)月刊已宣布停刊。這個刊物的中文版(早已停刊)及俄文版皆稱做「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總部在捷克的布拉格。從某一個觀點看，這乃是「共產國際」(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及「共產情報局」(一九四七—一九五六年)的後繼者。它是在蘇聯共黨指導下聯絡世界共產運動的正式組織，

曾用四十多種語言，在一百四十五個國家發行。各地親蘇共黨皆派有代表在該刊物的編輯委員會中工作。

該刊一九九〇年六月號，登出一則簡短啓事：

「『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本月號已滿三十二年。國際共產運動的變化、世界的新條件、在東歐各國所發生的風暴式的和意義複雜的過程、以及所出現的物質與技術困難，使本刊不可能繼續發行。」

本刊的國際同仁謹向讀者們致謝，感謝他們的關心，並把他們的思想分享本刊。同仁們也向作者們致謝，感謝他們這些年來與我們合作。」

實際上，這不僅是一個刊物的壽終正寢，它意味著共產主義思想傳播站的死亡，也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畫下一個句點。意識形態戰爭暫告結束。

成立於一九一九年，作為推動國際共產運動中的「共產國際」已滿七十年。在國際共產運動的歷史中，它曾扮演過重大角色。不過，在一九九〇年內，共黨理論家認為，「共產國際」曾犯了三個重大錯誤：(一)對世界共產革命的前景作出過分樂觀的評估；(二)低估了資本主義的自我調適的可能性，也小看它的發展潛能；(三)低估了民主社會黨在工人羣衆上的影響。有人以為，此是國際共產運動沒落的因素之一。

不管怎樣，蘇聯的改革確實成爲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衰退的催化劑。國際共產運動是否從此一蹶不振，以致滅亡？或苟延殘喘以待振興？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待未來歷史的揭曉。